

## 微笑的母亲

易灵

**微笑，是心灵环保  
园艺中的花朵！**

**微笑，是纯净心田  
中丰硕的果穗！**

**微笑，是宽容待人，  
与世无争的反馈！**

**微笑，是忠心耿耿，  
一生奉献的福容！**

回想印尼故乡的长辈，有两位长者最受乡亲尊敬：第一位是我母亲，生于1909年，可惜已于2002年仙游；第二位是李大婶，已九十岁高龄，正享子孙宏福！两位长者的共同点都是受乡亲赞口不绝的慈善者！笑容是尊贵人生的标志，她们时刻面带笑容。

母亲出生于福建安溪富有世家，自小聪明伶俐，深受长辈宠爱；又是一位裹小脚的小姐，当时更显贵气。

父亲发达之时，迎娶母亲过门。娶进李家，除了拥有大屋和大批田地外，身边又有三位养女帮做家务，可算是一位颇有名分的少奶奶。

具备三从四德的母亲与父亲结婚二十年，因父亲在南洋谋生，只和父亲短暂相聚四次。第一次新婚半年，几年后又相聚三个月，怀上了哥哥；再隔四年，又相聚半年，怀上了我。直到我七岁才第一次见到父亲，相聚也只有半年。但母亲一点也不厌叹，而是细心照顾守寡几十年的老母亲——我的阿嬷，还要精心理家理财。

哥哥和我出生后，她更是全神贯注于

教养之职。除了贤惠于内，对外也以慈善心、助人为乐而名扬全村！

母亲天天都面带笑容，眼现慈光。她的皮肤白里透红，常穿宽身绸缎衫，裹脚布虽然松开了，但走起路来像舞台上的花旦，很好看。有空她就带我到前花园玩，每次都会迎来一群羡慕和亲切的邻居姑嫂们，在喧哗声中谈心，非常快乐。她是一位幸福的贵妇。

母亲在这美丽的家园中幸福地度过十几年，也对阿嬷竭尽孝道之职。当年时局混乱，家乡无法安居，和许多侨眷一样，母亲只好冒险拖儿带女下南洋，千里迢迢到印尼觅亲寻夫。可是命运弄人，想不到却演了一幕悲惨的“海外寻夫记”。

经历辗转的遥远路程，终于到达印尼美丽的港口占碑。父亲来接船，但是脸无笑容，我和哥哥还来不及叫一声“爸爸”，他已转身往前走，我们只好默默地跟在他的背后。虽是晴天，却像一大片可怕的乌云笼罩在我们母子的心坎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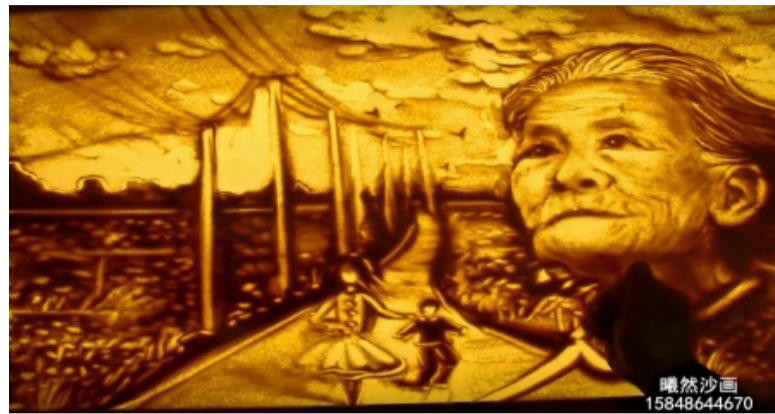
走进大门，身体高大的恶妾迎面坐在大厅靠背椅上，指着母亲大声说：老太婆，我准许你来不是让你享受，而是要你帮我带孩子……

母亲想弄清楚发生什么事，想找父亲，

父亲已走得无影无踪了。此时，母亲拉着我的手颤抖得很，脸色青白，全身木直，哥哥赶紧走向前搀扶母亲，眼露怒光。扛着行李的伙计也伸手挽着母亲，带我们走进侧楼的货仓。货仓很大，一边堆货，另一边放置三张床，一个大衣柜，一张书桌和几张椅子。这就是安置我们的家！

此刻，我们置身于拥有巨额资金的“胜源栈”，它是一个在椰城、巨港、占碑三地建立总号和分号的大商家，握印尼土产出口的牛耳。老板一句话就可以呼风唤雨，可是家中却驯服不了一匹野马——他的恶妾。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，狠心把曾经深爱过的发妻和子女统统推去让恶妾践踏，让这位曾为自己牺牲几十年青春、在家乡享有美誉的发妻沦为丈夫家里的佣工。丈夫擦肩而过，似不相识；霸妾呼呼喝喝，甚至连霸妾的子女也叫我妈妈是老太婆。有时走过大厅，霸妾女儿往我们身上吐口水，母亲沉默无声，忍气吞声，我却停下来，瞪大双眼狠狠对视。这借威欺人的姐妹终于低头做功课。我这双无声的武器很有用，它表示我的性格，不屈不挠！

母亲具备封建社会三从四德，忍让认命的性格。反而没



有像我一样患上抑郁症，这是不幸中的大幸！

开学了，父亲说学费由霸妾负责，我宁愿放弃，结果由仅仅十六岁哥哥的工资支付。

尚带孩子气的哥哥，瞬间变成一个热血沸腾争气的少年英雄！他开始挑起重振家业的家庭重担，不久就放弃公司职位，跑到巴城当印染学徒。一年后，在椰城“胜德栈”大老板的支持下，哥哥开始创办自己的batik印花厂，一年后走上轨道，很快就迎接妈妈和我到椰加达同他一起生活。

母亲开始笑容重现，她内心深深埋藏利刀斩不断的亲情，勇敢地抬起头，扶助儿子创业。上天有心有眼，报恩哥哥孝道救母，不仅保佑他生意蒸蒸日上，又赐给他一个美好家庭，贤妻持家有道，四男二女都聪明好学，求学经商都有成就。幸运可喜！

母亲终于苦尽甜来，天天笑容满脸，心宽体健，幸福地溶入子孙的爱戴温暖中。

星期日，母亲到佛堂修心，并向周围亲友讲佛理。她不识字，

但脑子非常聪明，一点就明，过耳不忘，条条道理传献人间。施善救苦，把自己的积蓄寄回家乡建桥铺路，众亲赞不绝口。她经常说：“施比受更有价值，被人欺负可忍，欺人有负天良！”

母亲在子孝媳贤温馨家庭中享受幸福晚年人生，欢庆九十四岁生日时，我有幸在母亲身边；庆祝聚会之后，看老人家精神很好，又有兄嫂细心照顾，我就告别母亲回香港了。

2002年12月17日晨7时，突接到哥哥长途电话，说妈妈心口闷，要送医院。我急答：那我立刻订机票回印尼。没料到半小时又接哥哥电话，说母亲已安详过世。我一阵头昏，立刻跪在地上，不知发生什么事。只听哥哥接着说：妈妈早晨正常吃一碗粥，刚觉得心口闷，不久就在昏睡中安详上西天！我已哽咽不成声，无法与哥哥交谈。

怀着沉痛的心情飞回印尼娘家，飞机刚着陆，我就冲到最前排，争取第一个落机。

老司机接我去殡